

抗日硬漢張子奇

赴敵區安撫偽軍

「凡偽軍部隊，能服從中央命令，堅決抗拒奸匪者，本局（軍統局）均可查明其實力，呈准中央，給予相當名義，聯絡一氣，團結一致；監視敵軍行動，制止奸匪之活動，絕不可弱肉強食，循環報應，形成對立，自亂步驟也。」

這是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年）八月二十三日戴先生給忠義救國軍的電令。其實，戴先生對於策反偽軍反正，不論在抗戰以前，抑在抗戰期間，都在積極進行，如：吳安之策反偽冀東保安隊，張季春策反偽蒙疆自治政府德王和偽蒙古軍，在新鄉策反徐靖遠等殺死日本軍閥譽為東方佛郎哥的李福和，率領皇協軍起義反正等等。

抗戰到第八年民國三十四年，日本軍閥敗象畢露，戴先生認為他們不會掙扎多久了。他想到一個問題，一旦戰爭結束，處理各地偽軍，非常重要，假如稍有疏忽，遺禍無窮。讓這些偽軍潰散，流落成匪，必然為害地方，增加民衆痛苦；若被共產黨吸收利用，必定會擴大叛亂的力量，給國家帶來更大的困擾。所以，決定派人到敵區走一趟，對力量比較強大的偽軍加以安撫，使他們穩定，不要被共產黨利用，也不要

任由他們散亂成土匪，由他簽報中央，給以適當的名義。不過，人選很不容易，必須對偽軍情形熟習，與偽軍頭目有相當交情，既能夠代表戴先生，又能夠代表委員長的人才能勝任。戴先生一再斟酌，幾經研究，覺得祇有張子奇先生最合適。可惜，他在天津同敵人奮鬥了兩年多，日本軍閥最痛恨他，他到敵區，萬一被敵人察覺，生命堪虞。因此戴先生雖有此意，却不曾同他提過。還有一層，張子奇雖然勇敢豪爽，但是年齡已經五十出頭，人既上了年紀，勇氣自然減低，即使要他去，他也會詳加考慮的。

戴先生爲甚麼會選中張子奇呢？因爲他的資格很老，同各偽軍頭目多有舊關係。辛亥革命，他隨閻百川先生光復山西，後留日學政治經濟。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年）第二次直奉戰爭，國民黨（以後也叫西北軍）興起，國民黨一軍馮玉祥、國民黨二軍胡景翼、國民黨三軍孫岳，拖垮直系吳佩孚。張子奇同孫岳有關係，因而參加了國民黨三軍。在中國歷史上，馮玉祥夠得上是一個製造糾紛的能手，就以抗戰來說，抗戰將領如宋哲元、張自忠、劉汝明、馮治安、孫連仲都是他的幹部；而做漢奸當偽軍的像石友三、孫良誠、張嵐封、郝鵬舉、吳化文等都是他的幹部。張子奇參加過國民黨，所以同這些偽軍頭目都有關係。

張子奇得悉戴先生爲這個問題而躊躇，想要他到敵區跑一趟，又不好意思開口，於是，他自動去看戴先生，說道：「我到重慶幾年以來，不論公私，蒙你照拂，愛護備至，無以爲報。只要你認爲我替你到敵區跑一趟可以達成任務，而又沒有其他適當人選，請你不必爲我担心，雖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

戴先生聽到張子奇願赴敵區担負此種任務，立刻站起來，緊握住他的手，表情非常感動地說：「你替

我到敵區跑一趟，再好沒有了。我立刻簽報 委員長，由財政部暫調你別處服務。 委員長會召見你，你可以準備一下。」

不到一個星期，張子奇即蒙 委員長召見，訓示一切，並且要他早日動身。出發前一天，戴先生在棗子嵐埡激慮爲他餞行，由主管華北工作的馬漢三作陪。戴先生很高興，這次吃飯談話足有四個鐘頭。戴先生說：「你這一次到敵區安撫僞軍，不祇代表我，也是代表 委員長。你對他們說的話，就等於我對他們說的話，也是 委員長對他們說的。所以，你這一次到敵區辛苦一趟，作用很大。可以告訴他們，一旦日本投降，戰爭結束，政府對他們會有一個妥善的安排。最要緊的，要穩定他們的情緒。」

他們又談到戰爭結束以後許多善後問題，張子奇說：「經過這次全民抗戰，一切派系隔閡都應當清除了。不過，北方人和南方人的生活習慣不大相同，將來收拾北方殘局，最好還是派一位北方的將領去負責，比較要好一些。」

「是這個樣子。」戴先生說：「將來坐鎮北平的人選，我看閻百川先生最理想，就怕他自顧不暇，抽不出隊伍來。因爲山西共產黨的力量相當大，問題也相當麻煩，恐怕他也離不開山西。你看！還有誰最合適？」

「我想任何人去華北負責，都不會有甚麼問題。」後來張子奇回想，抗戰勝利，中央派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去北平負責，又派熊斌（西北軍老人）爲北平市長，很可能是戴先生向 委員長建議的。

閻錫山談收復太原

張子奇飛往西安，接着戴先生也到了，爲他部署一切。西安方面派定薛仁安隨同他出發，負責拍發電報，因爲他們不能攜帶電台，必須借用各地祕密電台發報。他們決定由河南南陽進入敵區，不料到達西峽口，正碰上敵人進攻南陽，劉汝明的部隊也在移動，無法通過，不得已祇好折回西安。

事情真巧，孫殿英派他的參議譚松艇來西安，有事接洽，住在白蓮丞家裏。張子奇看到譚松艇，譚建議由孫殿英派一位可靠的軍官，攜帶護照和兩套軍裝，到山西孝義楚溪春的司令部接他們。於是他和薛仁安乘第二戰區的運輸車，經朝邑、韓城、宜川到達吉縣第三戰區司令部。當時閻錫山先生正在隰縣，他們路過隰縣，晉謁閻錫山先生，閻先生住在天主堂，留他們吃了一頓土西餐。邊吃邊談，閻先生告訴他：「日本已經筋疲力竭，沒有辦法再打下去，戰爭可能很快就要結束。」

「那麼我這一次到敵區，沒有必要了吧？」張子奇聽閻先生說完後，這樣問。

「不然，你還是要去的。委員長的看法是對的，僞軍必須好好安置，否則，畏罪潰散，流竄地方，會出大亂子。你這一次到敵區，正因爲日本人打不下去，才更顯重要。」閻先生慢慢騰騰講。張子奇想起戴先生在漱廬講過的話，將來由閻先生坐鎮北平最理想，問閻先生意見如何。

「我能不能收復太原都毫無把握，那裏談得到去平津呢！如果山西不保，平津就失去屏障，所以，比

較輕重利害，我得先保山西。你要知道，太原的東西兩山，共產黨各有兩個團，都是訓練有素、槍械齊全的部隊。他們守候在那裏已經好幾年了，他們有一句口號：「一夜即可克復太原。」因此，收復太原，共產黨有七分把握，我祇有三分希望。」閻先生說到這裏，問張子奇：「你路過吉縣，看見朱蘭蓀（綏光，二戰區參謀長）沒有？」

「看見過。」

「你對他說了些甚麼？」

「沒有說甚麼。」

「蘭蓀最近到太原和北平住了半年，剛剛回來。現在情形稍微有點改變，共產黨進太原，有五分把握、五分希望；我們克復太原，也有五分把握、五分希望。到時候，看如何運用來決定了。」後來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當天晚上，趙承綬總司令一個人攜帶着已經印好的安民佈告，坐上日本人的軍車，由日本軍隊護衛着進了太原城，立刻在四門和大街上貼出安民佈告，等到共產黨發覺，太原城已經由閻百川先生收復了，他們守候在東西兩山的四個團沒有發生作用。第二天，閻先生也進了太原城，爲重要將領進入重要城市的第一人，這就是閻先生所說的「如何運用」。

張子奇把閻先生的話和戴先生的話比較一下，他才相信，英雄所見，大略相同。他更佩服戴先生對情況了解之深刻和透徹，果然，山西的情形，和他所說的一模一樣。抗戰勝利以後，閻先生到了重慶，張子

奇也回去了。閻先生對張子奇說，他很想同戴先生談談，不過不好貿然去拜訪，也不好約談，恐怕萬一有甚麼不方便的地方。過了幾天，戴先生回到重慶，知道閻先生早到，立刻前往拜訪。他們談了半天，談得非常愉快。事後，閻先生對張子奇說：「兩農才氣縱橫，是不世之才，委員長能有這樣一位得力幹部，實爲國家之大幸。」

孫殿英迎接張子奇

張子奇由隰縣到了孝義，孫殿英所派的一官一兵已經等候在那裏，迎接他們。他同薛仁安換上孫殿英部隊的軍裝，搖身一變，儼然成了偽軍軍官，薛仁安也變成他的副官，在敵區行動，無往不利，省却許多麻煩。他們一行四人，由孝義到介休，搭乘同蒲軍北上。祁縣、太谷本來是山西最富庶的縣份，可是他們路過所看見的，却是冷落蕭瑟狀況，沒有一點繁華景象。抵達榆次，改乘正太車去石家莊。因爲兩天沒有通車，榆次車站上人山人海，擠滿跑單幫的，有的販米麵，有的販布匹。形形色色，那種現象正說明敵僞壓榨下的社會，窮困到甚麼程度。

好不容易擠上正太車，人像沙丁魚，擠得汗流浹背，連轉動身體都不可能。說來難以令人相信，車上居然會把人擠得悶死。日本軍閥統治山西六年多，就是如此而已。到達石家莊，所看見的，一片紛亂。美機輪番轟炸，正如以前敵人所施予我們的。不過，美機轟炸火車站、月台、信號、水塔、路軌，尤其是火車頭；並不像敵人過去施虐，甚麼都炸。所以，老百姓不但怕美機來轟炸，反而希望天天來、時時來。他們經過順德、磁縣、彰德各大站，站房、月台、信號、水塔大半炸燬。列車一聞警報，火車頭撤下列車

，趕緊逃進水泥修建的避難庫龜縮起來。因為火車頭被炸毀一大半，幾乎不能行車了。敵區有一種民謠，非常有意思：「火車沒頭，汽車沒油，日寇要走，漢奸發愁。」

孫殿英本來和張子奇是老朋友，現在又是戴先生派出來的特使，更加敬重了。爲了避免外人注意，他們到了新鄉，安置在譚松艇的家裏。張、孫長談過好幾夜，孫殿英一再表示，他惟 委員長和戴先生之命是從，絕對不同共產黨妥協。他對張子奇這一次來敵區，非常担心他的安全，決定派譚松艇陪他到各地去。譚係孫的最親信、最重要的幹部，一路上有他照顧，安全的多，方便的多。

由新鄉出發，先到開封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去商邱看張蘭峯。張蘭峯看到他的老朋友代表戴先生來宣達 委員長的德意，高興的不得了，感動得痛哭流涕，誓死效忠 委員長，服從戴先生的領導。那種情況，的確十分感人。

看過張蘭峯，再到徐州看郝鵬舉。汪精衛的偽組織把江蘇分成兩省，長江以南仍舊叫江蘇省，長江以北改爲淮海省，以徐州爲省會，郝鵬舉就是淮海省的偽省長。郝鵬舉能力很強，又長於軍事，所以汪精衛依爲北方的長城。不過，他知道日本人必敗，汪偽政府靠不住，正在憂心忡忡，現在看見張子奇代表戴先生前來看他，對於前途陰影，一掃而空。他表示以後的一切，遵照中央及戴先生的命令辦理，絕對保守徐州，不落入共產黨手中。

日特務機關的情報

從徐州乘津浦車南下，南京雖爲汪精衛偽組織所在地，可是經過日本軍閥大屠殺，人口很少。商業衰敗，百貨缺乏，治安不良，一片荒涼。孫良誠駐在揚州，勇於作戰，有西北軍長勝將軍之稱；惟思想簡單，不懂政治，看到張子奇從南京來看他，才像漂流海上的孤舟看見燈塔一樣，有了光明。

任援道住在蘇州，他是僞江蘇省省長，同張子奇交情最深。張子奇住在一家飯店，送給任援道一封親筆信，不到一刻鐘就把他們接到僞省長公署。任援道有兩個師，他想大幹一番，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，以報答戴先生。他計劃以他的部隊掩護忠義救國軍進襲南京，活捉幾個日本高級軍官，事畢他率部轉往我們游擊區。任援道說：「此舉雖不能擊垮日本軍閥，可是確能引起國際注意，促成日本國內的分裂和糾紛，也可使在中國的日軍聞警喪胆。」

張子奇很贊成這個計劃，任援道決定派任西平赴重慶，向戴先生當面請示。不料因日本投降，此計劃遂成泡影。不過日本投降後，任援道和周佛海衛護京滬，不使共產黨乘機搗亂，其功不小。

張子奇還沒有離開蘇州，任援道就接到日本特務機關的情報，說張子奇奉重慶政府的命令來京滬一帶活動，希望特別注意，設法查拿。而張子奇却正住在任援道的省長公署，你說可笑不可笑？

蘇州距上海，近在咫尺，張子奇去上海打了個轉，無意中遇到被敵人由香港押解回滬的交通銀行唐孝民。唐孝民是金融界的傑出人才，經驗豐富，見解深刻。他囑托張子奇回重慶後，無論如何，要向財經當局建議，處理戰後的偽幣問題，必須慎重考慮。他主張將來偽幣和法幣的兌換率，要根據民間自然交換的比率來規定，叫做「自求水準」。因爲淪陷區的老百姓在敵人鐵蹄下被壓榨了七八年，日夜盼望國軍早日回來。老百姓是我們的老百姓，千萬不能讓他們再吃一次金融上的虧，對政府失望。張子奇回到重慶，曾把唐孝

民的意見建議財經當局。不知道是他提出意見晚了呢？還是未受財經當局重視呢？硬性規定華北聯銀券及汪偽政府偽幣和法幣的兌換率，使淪陷區廣大的老百姓，在財產上又遭受一次意外損失，失去民心不少。

郝鵬舉固守徐州

吳化文的部隊新調安慶，張子奇由上海直達安慶，打算和吳化文見面，不料吳的部隊雖已到安慶，吳本人則正在途中。張子奇不願在安慶久等，約定在徐州見面，然後折返徐州。回徐州的第二天，正是八月十日。徐州有日本僑民一萬多人，這一天夜裏，他們聽到他們的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，於是，如喪考妣，沿街狂嚎慘叫，燒燬東西，街上亂成一團。第三天，我們的飛機飛臨徐州上空，投下 委員長以德報怨的傳單，敵軍和日僑爭着檢視，恐懼的情形立刻消除，個個流下淚來，軍人回到營房，僑民回到家中，立刻安靜下來。領袖的德威，感人如此深刻，力量如此偉大。到了晚上，共產黨開始向徐州圍攻，日本坂田司令表示，日本既已投降，不能再作軍事行動，對於共產黨攻擊，不加抵抗。郝鵬舉的力量薄弱，又無法獨立對匪作戰，弄得一籌莫展。

張子奇到徐州後，突然發起瘧疾，正在發高燒，覺得事態嚴重，請淮海銀行經理潘潔泉告訴郝鵬舉，趕快去找坂田，商量防守計劃，讓他對坂田說：「日本侵略中國數年，中日結怨很深，中國人不會同情你們日本人。共產黨殘暴成性，一旦攻佔徐州，必然慘殺日本僑民，你們日本人固然咎由自取，我姓郝的以待罪之身，也負不了任何責任。不過你身為日軍司令官，眼看着你們日本僑民被共產黨屠殺，你却以投降為遁辭，不加抵抗，你能對得起你們天皇和僑民嗎？」坂田聽了郝鵬舉這麼一說，立刻進行抵抗，激戰兩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一四四

晝夜，才把共匪打跑，徐州得以穩定。

從徐州到天津，因為津浦鐵路被共產黨節節破壞，張子奇走了十八天才到達天津。日本雖投降，國軍尚未到達，日軍為自身安全計，不得不維護鐵路。有些地方，日軍自己在修路，個個垂頭喪氣面帶憂色，衣服破爛精神萎靡，但是低頭工作勤奮異常，戰敗者的可憐相和當年驕橫殘暴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。

日本投降，偽軍穩定，不為共產黨利用，張子奇敵區之行，作用很大，也可說明戴先生眼光多麼遠大，願慮多麼週詳。



白世維民國十八年攝於武昌，

時年廿歲。